

異乎？豫章篇云：『本爲休明人，斬虜素不閑。豈惜戰鬪死，爲君掃凶頑。精感不沒羽，豈云憚險艱。樓船若鯨飛，波蕩落星灣。』卽此詩所指。按陳沆所言，頗得本詩微意。

按：陳氏能知此詩必有所指，是其卓識，但李白於永王但有擁護而無刺譏，陳氏於舊史猶泥而不化，非李集中悲悼永王各詩之意也。

蜀道難

噫吁嚱！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。蠶叢及魚鳧，開國何茫然！爾來四萬八千歲，不與秦塞通人烟。西當太白有鳥道，可以橫絕峨眉顛。地崩山摧壯士死，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。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，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。黃鶴之飛尙不得過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青泥何盤盤！百步九折縈巖巒。捫參歷井仰脅息，以手撫膺坐長嘆。問君西遊何時還，畏途巖巖不可攀。但見悲鳥號古木，雄飛雌從繞林間。又聞子規啼，夜月愁空山。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，使人聽此凋朱顏。連峯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絕壁。飛湍瀑流爭喧豗，砅崖轉石萬壑雷。其險也若此，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！劍閣崢嶸而崔嵬。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所守或匪親，化爲狼與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長蛇。磨牙吮血，殺人如麻。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。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，側身西望長咨嗟。

【校】

〔題〕兩宋本、繆本題下俱注云：諷章仇兼瓊也。

〔噫吁噉〕吁噉，咸本注云：一作噉吁。

〔不與〕不，咸本注云：一作乃不。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乃。敦煌殘卷、又玄、樂府俱作乃不。

〔可以〕可，王本注云：一作何。

〔相鈎連〕相，兩宋本、繆本俱作方，注云：一作相。敦煌殘卷、樂府俱作方。王本注云：一作方。

〔六龍〕以下七字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橫河斷海之浮雲。敦煌殘卷、又玄、英靈、文粹俱與兩宋本、繆本

注同。英華注云：一作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。

〔不得過〕兩宋本、繆本、樂府俱無過字，兩宋本、繆本得下俱注云：一作過。文粹作不能過。又玄此句作黃鶴之飛

兮上不得。咸本注云：一本無過字。王本注云：繆本少過字。

〔攀援〕又玄、樂府作牽牽。兩宋本、繆本作攀緣，緣下注云：一作牽。王本注云：繆本作緣，一作牽。

〔撫膺〕膺，英華作心，注云：一作膺。

〔問君〕黃校作征人。咸本注云：一作征人。

〔何時〕時，咸本、文粹、又玄、黃校俱作當。

〔悲鳥〕鳥，英華作鳥。

〔古木〕古，樂府、黃校俱作枯。咸本注云：一作枯。

〔雌從〕英華、樂府俱作呼雌，注云：一作雌從。胡本、又玄俱作從雌。咸本注云：一作呼雌。王本注云：蕭本作

從雌。

〔林間〕林，敦煌殘卷作花。

〔子規啼〕敦煌殘卷此下無夜字。

〔夜月〕英華作月落，注云：一作夜月。

〔去天〕此下五字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、英華、樂府俱注云：一作入煙幾千尺。又玄煙作雲。

〔飛湍〕飛，又玄作崩。

〔砮崖〕砮，兩宋本作冰。傅校英華作峻，注云：一作砮。

〔若此〕若，蕭本作如。王本注云：蕭本作如。又玄、樂府若上無也字。

〔萬夫〕夫，兩宋本、繆本、胡本俱作人，注云：一作夫。英靈亦作人。王本注云：一作人。

〔匪親〕親，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人。文粹、英靈俱作人。

〔錦城〕敦煌殘卷無以下十字。

〔雖云〕云，黃校作言。

〔長咨嗟〕兩宋本、繆本、王本俱注云：一作令人嗟。英華注同。

【注】

〔蜀道難〕王云：按樂府詩集：王僧虔技錄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行。樂府古題要解：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。

〔噫吁嚱〕王云：宋景文公筆記：蜀人見物驚異，輒曰噫嘻嚱，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。

〔蠶叢〕文選蜀都賦劉逵注：揚雄蜀王本紀曰：蜀王之先，名蠶叢、柏灌、魚臬、蒲澤、開明……從開明上到蠶叢，積三萬四千歲。

〔太白〕元和郡縣志卷二：太白山在（鳳翔府郿）縣東南五十里。

〔峨眉〕太平寰宇記卷七四：（嘉州峨眉縣有）峨眉山。按益州記云：峨眉山在南安縣界，兩山相對，狀似蛾眉。張華博物志以爲牙門山。參見卷八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及卷二十一登峨眉山注。

〔壯士〕華陽國志蜀志：秦惠王知蜀王好色，許嫁五女於蜀，蜀遣五丁迎之，還到梓潼，見一大蛇入穴中，一人攬其尾，擊之不禁，至五人相助，大呼拽蛇，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，而山分爲五嶺。

〔六龍〕易乾卦：時乘六龍以御天。孔疏云，陽氣升降，謂之六龍。按：此句意謂雖天上駕日之龍車亦爲高標所阻。文選蜀都賦：陽鳥回翼乎高標。句亦采其意。初學記天部三引淮南子曰：爰止羲和，爰息六螭，是謂懸

車。注曰：日乘車駕以六龍，羲和御之，日至此而薄於虞淵，羲和至此而迴，六螭即六龍也。

〔黃鶴〕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云：黃鶴即黃鵠，古書鶴、鵠字通用。莊子天運、庚桑楚釋文皆曰鵠本作鶴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：鵠形似鶴，色蒼黃，亦有白者，其翔極高，一名天鵠。

〔青泥〕元和郡縣志卷二二：青泥嶺在（興州長舉）縣西北五十三里，接溪山東，即今通路也。懸崖萬仞，上多雲雨，行者屢逢泥淖，故號爲青泥嶺。

〔參〕音森。

〔歷井〕王云：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，若可以手捫及之，極言其嶺之高也。參、井二宿本相近，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，占度十，爲蜀之分野，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，占度三十三，爲秦之分野。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，故舉二

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。

〔脅息〕文選高唐賦：脅息增欬。李善注：脅息，縮氣也。

〔雌從〕王云：雉子斑古辭：雉子高飛止，黃鵠高飛已千里。雄來飛從雌視。

〔子規〕王云：子規即杜鵑也。蜀中最多，南方亦有之。狀如雀鵲而色慘黑，赤口有小冠，春暮即鳴，夜啼達旦，至夏

尤甚，晝夜不止，鳴必向北。若云不如歸去，聲甚哀切。

〔空山〕按：本句可於夜月點斷，但似與『但見悲鳥號古木』七言二句爲對文，作五言二句亦佳。

〔喧飗〕王云：韻會：飗，喧聲。△飗音灰。

〔砧崖〕文選郭璞江賦：砧巖鼓作。李善注：砧，水擊巖之聲也。△砧音烹。

〔遠道〕蕭云：遠道之人以喻疎遠之臣若白者，雖欲從君於難，胡爲而能來也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云：蕭解胡爲

乎來，似與詩之語意未浹，故詩醇謂遠道之人蓋指從者而言，語意雖合，亦失之泥。其弊止在以上之君字實指明皇，故下句爾字不能不曲爲解說矣。

〔劍閣〕見卷一劍閣賦注。

〔吮〕音徂亮切。

〔錦城〕元和郡縣志卷三：錦城在（成都）縣南十里，故錦官城也。

【評箋】

沈德潛云：筆陣縱橫，如虬飛螭動，起雷霆乎指顧。任華、盧仝輩仿之，適得其怪耳。太白所以爲仙才也。

又云：太白七古想落天外，局自變生。大江無風，波浪自湧。白雲從空，隨風變滅。此殆天授，非人可及。集中如

笑矣乎，悲來乎，懷素草書歌等作皆五代凡庸子所擬，後人無識，將此種入選，謾謾者爲粗淺人作俑矣。讀李詩者，于雄快之中，得其深遠宕逸之神，識是謫仙面目。（唐詩別裁）

今人詹鍈云：唐殷璠河岳英靈集論李白詩云：至如蜀道難等篇，可謂奇之又奇，然自騷人以還，鮮有此體調也。璠與

太白同時，不言詩意所本。中唐而後，諸說紛紛，幾如聚訟，茲列舉之：唐李綽尙書故實：陸暢嘗爲章南康作蜀道易，首句曰：『蜀道易，易於履平地。』南康大喜，贈羅八百匹。……蜀道難，李白罪嚴武也。暢感章之遇，遂

反其詞焉。唐范攄雲溪友議：嚴武……擁旄西蜀，累於飲筵對客，騁其筆札，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：『不謂嚴

挺之乃有此兒也。』武恚目久之曰：『杜審言孫子欲捋虎鬚耶！』合座皆笑以彌縫之。武曰：『與公等飲饌，所以謀歡，何至於祖耶？』房太尉琯微亦有所忤，憂怖成疾。武母恐害損忠良，遂以小舟送甫下峽，母則可謂賢也。

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矣。李白作蜀道難，乃爲房、杜危之也。其略曰：『劍閣崢嶸……側身西望長咨嗟。』杜初

自作閬中行：『豺狼當路，無地遊從。』（按杜少陵集無閬中行，其發閬中詩云：『前有毒蛇後猛虎，溪行盡日無村塢。』雲溪友議所引疑有訛誤。）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，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，當時同

爲義士也。李翰林作此歌，朝右聞之，疑嚴武有劉焉之志。新唐書嚴武傳：武爲劍南節度使，房琯以故相爲

部內刺史，武慢倨不爲禮。最厚杜甫，然欲殺甫數矣。李白爲蜀道難者，乃爲房、杜危之也。又章皋傳：天寶

時，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，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皋。宋錢易南部新書：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，或曰作於

天寶末，二說皆出於後世。以意逆之曰：此爲房、杜危之也。陸暢去白未遠，作蜀道易以美章皋，傳之當時。

而蜀道難之詞曰：『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。』其意必有所屬，房、杜之說蓋近之矣。按嚴武之鎮成都乃肅

宗上元二年事，此詩若爲刺嚴武而作，當在上元二年以後。唐孟棻本事詩高逸第三：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，

舍於逆旅，賀監知章聞其名，首訪之，既奇其姿，復請所爲文，出蜀道難以示之，讀未竟，稱歎者數四，號爲謫仙。解金龜換酒，與傾盡醉，期不間日，由是稱譽光赫。

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：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，名

未甚振，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，知章覽蜀道難一篇，揚眉謂之曰：『公非人世之人，可不是太白星精耶？』

繆氏影印北宋本李太白集於蜀道難題下注曰：諷章仇兼瓊也。沈括夢溪筆談卷四：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使，

放肆不法，李白爲之作蜀道難。按孟棨所記，白初至京師，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。白出蜀道難，讀未畢，稱嘆

數四。時乃天寶初也。此時白已作蜀道難，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，年代甚遠。蓋小說所記各得於

一時見聞，本末不相知，率多舛誤。皆此文之類。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，與唐書所載不同，此唐書誤也。

蕭士贇曰：有客曰：洪駒父（名芻，紹聖進士）詩話云：新唐書嚴武傳云云，按白本傳，天寶初因吳筠被召，亦至

長安，時往見賀知章，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，考其年月近之

矣。謂危房、杜者非也。新唐書第勿深考耳（又見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）。沈存中筆談曰云云（已見前引）。

子以何說爲是乎？予曰：以臆斷之，其說皆非也。史不足徵，小說傳記反足信乎？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

難下注諷章仇兼瓊者，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，爲周維深作草書蜀道難，亦於題下注云：諷章仇兼瓊

也。然天寶初天下乂安，四郊無警，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，太白乃拳拳然欲嚴劍閣之守，不知將何所拒乎？以

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。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，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，天子幸蜀時作也。若曰爲房

瑒、杜甫、章仇兼瓊而作，何至始引蠶叢開國，終言劍閣之險，復及所守匪親，化爲豺狼等語哉？引喻非倫，是以

知其不爲章與房、杜也。唐史，哥舒翰兵敗，潼關不守，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，當時臣庶皆非之。馬嵬父老諫

曰：『宮闕，陛下家居；陵寢，陛下墳墓，今捨此欲何之？』又告太子曰：『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，中原百姓誰爲

主？『建寧王倓亦曰：『今殿下從至尊皆入蜀，若賊兵燒絕棧道，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。』既上至扶風，士卒潛懷去就，往往流言不遜。比至成都，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。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，欲言則不在其位，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己，故作詩以達意也。胡震亨曰：此詩說者不一，有謂爲嚴武鎮蜀放恣，危房琯、

杜甫而作者，出范攄、雲溪友議，新史所採也。有謂爲章仇兼瓊作者，沈存中、洪駒父駁前說而爲之說者也。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，蕭士贇注語也。兼瓊在蜀，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。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，玄宗幸

蜀在天寶末，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，年歲皆不合，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。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，梁、陳間擬者不乏，詎必盡有爲而作？白蜀人，自爲蜀詠耳。言其險，更著其戒。如云，守或匪親，化爲狼與豺，風人之義遠矣。必求一人一時之事以實之，不幾失之鑿乎？日知錄卷二十六新唐書條：嚴武傳：李白作

蜀道難者，乃爲房、杜危之也。此宋人穿鑿之論，其說又見章梈傳。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。李白蜀道難之作，當在開元、天寶間，時人共言錦城之樂，而不知畏途之險，異地之虞。卽事成篇，別無寓意。及玄宗西幸，升爲南京，則又爲詩曰：誰道君王行路難？六龍西幸萬人歡。地轉錦江成渭水，天迴玉壘作長安。一人之作，前後不同如此，亦時爲之矣。沈德潛曰：諸解紛紛，蕭士贇謂爲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爲得其解。臣

子忠愛之詞，不比尋常穿鑿（唐詩別裁）。而於錦城雖云樂二句下且云：恐蜀地有發難之人，則乘輿危矣，故望其早還帝都也。通篇結穴。陳沆詩比興箋：按蕭氏說迴出諸家之上，彼唐撫言謂賀知章曾見此詩者，亦猶

陳子昂感遇詩刺武后時事，見於杜陵忠義之褒，而舊唐書顧謂其少作見許於王適，皆道聽塗說，未嘗真讀其詩者也。唐宋詩醇：解此詩者，幾如聚訟。惟蕭士贇謂爲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者得之。蓋其詩筆勢奇

崛，詞旨隱躍，往往求之不得，遂妄爲之說。……蘆叢及魚鳧，至以手撫膺坐長嘆，極言山川道路之險，以還題

意。而其非尋常遊幸之地已見言外。『問君西遊何時還』，正指幸蜀事。當日倉皇西幸，扈從蕭條，棧道崎嶇，霖鈴悲感，鳥號鵲啼，寫出淒涼之狀，故曰：『使人聽此凋朱顏』，此爲明皇悲也。以下重寫難字，而以其險也若此三句束之。遠道之人蓋指從者而言，故承以劍閣崢嶸六句。楚驚賈云：我能往寇亦能往。蜀之險必不可恃，故爲危之之詞，以致其忠愛之意。若如諸說所云，爲守蜀者發，於義爲不倫矣。猛虎六句直言避亂，而祝其早還，通篇結穴在此……今人徐嘉瑞頽廢之文人李白一文，發表於小說月報十七號號外，文中於蜀道難亦有說明。其意與蕭士贇略同，而又藉遠別離一詩以證蜀道難之定爲玄宗幸蜀而作。並謂詩義與馬嵬父老諫阻玄宗入蜀之議論相同，故云：『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』。楊國忠早有入川之計，因自領劍南節度使，以私黨崔圓爲副。國忠既死，崔圓有無異志尙不可知。又國忠被殺後，將士皆云國忠謀反，其將士皆在蜀，不可往。故詩云：『所守或匪親，化爲狼與豺』。朝避猛虎指安、史，夕避長蛇指崔圓與蜀中將士。綜以上諸家之說，可得四種。一、罪嚴武，二、諷章仇兼瓊，三、諷玄宗幸蜀，四、卽事成篇，別無寓意。其間二四兩說與本事詩所載不相衝突，而一三兩說則否。按：此詩已見於殷璠所編之河岳英靈集。集序云：昭明太子撰文選後，相效著述者十有餘家，咸自盡善。……且大同至於天寶，把筆者近千人，……開元十五年後，聲律風骨始備矣。實由主上惡華好樸，去僞從真，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。……粵若王維、昌齡、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。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爲號，詩二百三十四首，分爲上下卷，起甲寅終癸巳（文苑英華作乙酉）。由上文觀之，主上當指玄宗，而玄宗朝之癸巳年爲天寶十二載，乙酉年爲天寶四載，是蜀道難一詩至晚亦當作於天寶十二載以前，而一三兩說之不可信，勿庸置辨矣。今進而論第二說。按章仇兼瓊事迹，除略見於其太府君碑文外，唯有兩唐書吐蕃傳及楊國忠傳。碑文自是諛辭，不足論。舊唐書吐蕃傳云：開元二十七年，詔以華州刺史張宥爲益州長

史、劍南防禦使，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、防禦副使。有旣文吏，素無攻戰之策，兼瓊遂專其戎事。俄而兼瓊入奏，盛陳攻取安戎之策，上甚悅。……拔兼瓊令知益州長史事，代張宥節度。二十八年，引官軍入

（安戎）城，盡殺吐蕃將士，使監察御史許還率兵鎮守。上聞之甚悅。其年十月，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，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。時屬凝寒，賊久之自引退。新唐書楊國忠傳云：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

甫不平，聞楊氏新有寵，思有以結納之爲輿助，使（鮮于）仲通之長安，仲通辭，以國忠見。……兼瓊喜，表爲推

官，使部春貢長安。……國忠至京師，見羣女弟致贈遺。……諸楊日爲兼瓊譽，……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

大夫，用其力也。兼瓊爲人略可概見，然殊無跋扈之迹可尋。太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云：『聞君往年遊錦

城，章仇尙書倒屣迎。飛牋絡繹奏明主，天書降問迴恩榮。』是太白亦斷不致以兼瓊比諸豺狼也。諷章仇兼瓊

之說疑自雲溪友議誤傳。雲溪友議云：或謂章仇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，後人不察其義，略去下半句，漸訛成

章仇兼瓊耳。又按：太白劍閣賦注云：送友人王炎入蜀，賦中寫劍閣之險與此頗多相似之處。如：

『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，見雲峯之崔嵬。前有劍閣橫斷，倚青天而中開。』——『西當太白有鳥道，可以橫絕

峨眉顛。』又：『劍閣崢嶸而崔嵬。』又：『連峯去天不盈尺。』

『上則松風蕭颯瑟颼。』——『枯松倒挂依絕壁。』

『有巴猿兮相哀。』——『猿欲度愁攀援。』又：『但見悲鳥號古木，雄飛雌雌從繞林間。』

『旁則飛湍走壑，灑石噴閣，洶湧而驚雷。』——『飛湍瀑流爭喧騰，砢崖轉石萬壑雷。』

『送佳人兮此去，復何時兮歸來？』——『問君西遊何時還？』

『望夫君兮安極，我沉吟兮歎息。』——『側身西望長咨嗟。』

白又有送友人入蜀詩云：『見說蠶叢路，崎嶇不易行。山從人面起，雲傍馬頭生。芳樹籠秦棧，春流遶蜀城。升沉應已定，不必問君平。』其中『見說蠶叢路』一聯與蜀道難詩『蠶叢及魚鳧，開國何茫然』同一出典。『山從人面起』一聯，即極寫蜀道之難也。秦棧爲自秦入蜀之棧道，今詩中稱『芳樹籠秦棧』，送別之地當在秦中可知。末聯則忠告友人之詞，謂功名不可強求也。意者，劍閣賦、送友人入蜀及此詩三者俱是先後之作。蜀道難，唐殘卷作古蜀道難，則其本爲規模古調，當可想見。陰鏗蜀道難云：『蜀道難如此，功名詎可要？』王炎入蜀或爲求取功名，故太白自溧水哭王炎詩云：『逸氣竟莫展，英圖俄天殤。』今詩中稱：『其險也若此，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？』亦此意也。又詩雖題蜀道難，而全詩所敘僅及劍閣，外乎此者止『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還家』二句而已。而此二句復不見於唐殘卷，是否後人所加，尙不可知。是詩與劍閣賦內容絕無二致明矣。至『一夫當關』以下四句亦別無寄託。『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』，言劍閣一帶棧路之狹，設欲入蜀，別無他道可由。『所守或匪親』，親字一作人，河岳英靈集、文苑英華及雲溪友議所引正作人。按人字是也。『所守或匪人，化爲狼與豺』者，言守此萬夫莫開之關者，或非其人，而化爲豺狼。此輩之凶殘直如猛虎長蛇，磨牙吮血，殺人如麻，故不得不朝夕避之。又解謂守此萬夫莫開之關者，或非人類而爲豺狼。途經此處，設有人（蔡夢弼曰：喻盜賊也。）守之，尙屬幸運，若遇豺狼守之則危矣。故途中不得不『朝避猛虎，夕避長蛇』，因其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也。說亦可通。杜甫發閬中詩云：『前有毒蛇後猛虎，溪行盡日無村塢。』蓋當時蜀地荒涼，本自如此。蜀地位秦之西南，太白萬憤詞投魏郎中詩稱玄宗幸蜀曰：『遷白日於秦西』，則自秦去蜀自可稱曰西遊，自秦望蜀中亦可稱曰西望也。劍閣賦開首即稱咸陽，而此詩亦有『不與秦塞通人烟，西當太白有鳥道』之句，似白之送王炎當在長安或咸陽，其時白方至長安未久，旋遇賀知章，因出近作示之，賀遂歎爲謫仙人耳。貫休觀李翰林真

詩云：『雖稱李太白，知是那星精？』則其太白星精之譽亦必有所本也。

按：詹氏備列前人各異說，頗具條貫，故備錄之。其匯通劍閣賦及送友人入蜀詩，證蜀道難之爲寫實，固前人所未發，惟張綸言林泉隨筆（今獻堂言本）論此詩云：『蓋白之天才絕倫，是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，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。初非有諷有爲如說者之云也。』見解略同。

又按：詹氏駁章仇兼瓊之說亦尙無堅證。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云：『聞君往年遊錦城，章仇尙書倒屣迎，』下文有『翫儻不能就珪組，至今空揚高蹈名』之句，知兼瓊亦非好賢之人，更觀其妄啓邊釁，貪緣權要諸端，亦未可謂太白斷不致比諸豺狼也。

又按：當時蜀中道路雖艱，而成都實爲一大都會，集中長干行：『早晚下三巴，預將書報家。』杜甫詩：『商胡離別下揚州，憶上西陵舊驛樓。』楊巨源詩：『紅雨濛濛溼菱荷，巴東商旅挂帆多。』可知長江上下游商貨運輸之繁盛。『錦城雖云樂』，亦是寫實也。

梁甫吟

長嘯梁甫吟，何時見陽春？君不見，朝歌屠叟辭棘津，八十西來釣渭濱！寧羞白髮照清水，逢時壯氣思經綸。廣張三千六百鈞，風期暗與文王親。大賢虎變愚不測，當年頗似尋常人。君不見，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揖山東隆準公！入門不拜騁雄辯，兩女輟洗來趨風。東下齊城七十二，指揮楚漢如旋蓬。狂客落魄尙如此，何況壯士當羣雄！我欲攀龍見明